

【流光碎影】

鹊华秋色中 济南最关情

□韦钦国

工书善绘者 惺惺相惜也

游子思乡归意浓，鹊华秋色最关情。说到这幅画，就不得不提赵孟頫与周密这两个人。

赵孟頫(1254—1322)，字子昂，浙江吴兴人，博闻强志，工书精绘，为元代著名书画家，与柳公权、颜真卿和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。至元二十九年(1292年)六月被任命为“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，兼管本路诸军奥鲁，总管缺官”。在济南为官三年间，公务之余迷恋于济南山水，留下许多赞颂济南风情的诗词，《趵突泉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篇。其中的“云雾润蒸华不注，波涛声震大明湖”两句由书法家金菜书写后，至今仍挂在趵突泉公园泺源堂。许多人尤其是济南市民知道赵孟頫，大多源于此。

再说周密。周密(字公谨，1232—1298)，宋元时期知名文学家，宋末格律词派的代表作家。但相对于李清照、辛弃疾、閔子騫等，许多济南人对周密这个名字是相当陌生的，这和他与济南交集少有关。靖康元年(1126年)金兵南下时，周密曾祖父周秘携家离开济南华不注山下，定居浙江吴兴，一个世纪后的1232年周密出生于此。农耕文明时代，古人安土重迁，羁旅之人，客居他乡者多半有浓厚的思乡情怀，尤其是家破国亡之际被迫流离失所时，这种愁苦思乡情结会更重。

所以，虽然“我家曾大父中丞公实自齐迁吴，及今四世”，但周密仍认为自己“我虽居吴，于吴为客。心未尝一饭不在齐也。”因而自称“华不注山人”。在诗集《草窗韵语》中署名“齐人周密公谨父”，在晚年的野史杂著中更自称“历下周密”。他在《齐东野语》中说：“余世为齐人，居历山下，或居华不注之阳……余故齐，欲不齐不可。”(齐人即济南人，元初称济南为齐或齐州)。

万般思乡情 诗画颂济南

赵孟頫在济南为官三年有余，常与家人深入民间了解民情或怡情山水(赵在济南的官舍就在现在的解放桥北的东仓一带)，对趵突泉、大明湖、千佛山及济南地理了然于胸。后来，42岁的赵回到吴兴，在这里结交了周密。因周密同样善书画、工音律，能诗善对，填词“远祖清真，近法姜夔”，风格清雅秀润，两人成为至交，惺惺相惜，这才有了《鹊华秋色图》。

两人交往期间，赵孟頫多次向周密介绍济南景色、人文等，有一次和几位好友喝酒作诗，赵孟頫提及济南鹊山和华不注，说两座山峰“穷尽山之峻美巍峨”，事实上，如此概括并不为过。华山古名华不注，位于济南东北郊，属于平原山。鹊山则因夏季喜鹊汇集而得名，岩壁横展，漫圆浑厚，临流翠屏。《历城县志》记载，“每当阴雨之际，两山连亘，

烟雾环萦，若有若无，若离若合，凭高眺远，可入画图。虽单椒浮黛，削壁涵青，各着灵异……”这就是位列古时济南八景的“鹊华烟雨”。

赵孟頫的介绍更拨动了周密的思乡之情，遂央求赵作画以补其一生未曾涉足故土之憾。赵遂以秋色为题，凭着记忆画了一幅关于济南的山水画，重点突出了鹊山和华山，并题以“鹊山秋色”，这一国宝级的书画就这样诞生了。《鹊华秋色图》上有赵孟頫如下一段题跋：“公谨父齐人也，余通守齐州，罢官归来，为公谨说齐之山川，独华不注最知名，见于《左传》，而其状又峻峭特立，有足奇者，乃为作此图。其东则鹊山也。命之为《鹊华秋色图》。”表明了画的来龙去脉和诞生经过，强调此画为“公谨”即周密所作。纵然鹊华秋色渐浓，总也藏不住客家人万般思乡情苦，从中可以读出两人对济南山水的热爱。

微醺之下的赵孟頫，状态放松，感觉极佳，采用平远画法，创造性地将水墨山水与青绿山水融为一体，整幅画面色调明丽清淡，风格古雅俊秀，入秋时的济南北郊景色，充盈着田园牧歌的宁静悠远跃然纸上。今天，透过已经发黄略卷的画卷，我们看到：湖面如镜，渔舟出没，芦荻摇曳；鹊山漫圆，华山高耸，两相遥对；田野平畴，枯润相杂，秋意渐浓；村舍掩映，房舍人畜，疏朗相间。画气秋色凝人，大气古远，线条自然，错落有致，无论是从艺术水准还是人文情怀，都是难得

的佳作，弥补了周密“一样归心，又唤起，故园愁眼”之情。

君为爱妾藏 不登鹊华桥

《鹊华秋色图》问世后受得追宠，元、明两朝收藏于民间，后到了乾隆皇帝手中。这位善武功、爱游玩，好题词的皇帝将“鹊华秋色”题于引首，题跋九则，钤印众多。

乾隆十三年(1748年)，乾隆和皇后富察氏来济南游历大明湖，登临鹊华桥。当时的鹊华桥东西向横陈于百花洲与大明湖之间，桥高数丈，于其上向北远眺，近处荷柳争辉，画舫往来，柳逗池鱼，影惊浴鸟；远处鹊山侧卧，华山耸立，遥遥相对，含黛衔烟。泉城秋来风景异，鹊华秋色画屏中，这不就是《鹊华秋色图》中描绘的济南秋景吗？乾隆命人从官中取来真品，对着鹊华二山展卷看景品画，发现“始伯笔灵合地灵，当前印证得神髓”。遂兴致大发，即兴赋鹊华桥诗一首：“大明岂是银河畔，何事居然驾鹤桥。秋月春风初较量，白榆应让柳千条。”

归京途中皇后病故，乾隆认为是自己写了这首诗带来了不吉。苦闷之余再次把玩《鹊华秋色图》时发现，图中的鹊、华二山方位有误，本应鹊山在黄河北、华山在黄河南，可画中两座山却在同一岸边，认为是不祥之兆，命人将《鹊华秋色图》焚毁，后被百官劝止，乾隆便命将此画收入大内，永久封藏，任何人不得观赏，从此，乾隆再也没看过《鹊华秋色图》，自然不肯再登鹊华桥了。

老子说：福兮，祸之所倚；祸兮，福之所伏。被“打入”冷宫未必不是件好事，避免了被偷盗损坏或战乱时期被抢劫的危险，变相地保存了这幅名画。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台湾时，将包括《鹊华秋色图》在内的5500多箱珍贵文物运往台湾，在台北故宫珍藏至今。1989年10月5日，台湾以横四连形式将《鹊华秋色图》印上邮票。狭居方寸间，难掩故乡情。

◀《鹊华秋色图》

【口述城事】

老店已谢犹芬芳

□孙葆元

现在茶叶店林立，泉城的茶叶市场已成全国最著名的茶叶集散地之一。有好茶叶没有好水不算好茶饮，济南水好，什么茶叶来了都能在这里的水中沁出它的本色。然而我还是怀念着鸿祥茶庄，它是泉城的一朵茉莉花，枯萎了，放到茶叶里，依然芬芳。

有一个谜语，一句一字，打老泉城路上的一个店名：百灵鸟江边站，小羊穿衣衫，草木丛中一人立，壮士头上戴草冠。谜底是：鸿祥茶庄。

泉城路没改造时，鸿祥茶庄在老百货大楼西邻，店面阔达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济南少有的茶叶专营店。济南卖茶叶与京津不同，京津一带茶事一律在专营店，别处买不到茶叶。济南不同，茶叶在任何食品点、糕点店都有卖，像鸿祥茶庄这样的店没有几家，所以那店就有名家的范儿。进得店来，茶香袭人，迎面玻璃柜台明亮，陈列各种茶叶的样品，柜台后架子上一排大型青花瓷茶罐，要买什么茶，营业员从罐中取出早已包好的小包，除非你成斤购买才上秤称量。店两侧设典雅的红木桌椅，一边一个花架，

架上的花盆里栽着巨大的茉莉花树，虬枝繁花，碧叶白花开得兴旺，进门便陶醉在香里，不知是茉莉树上的花香还是茶叶罐里的茶香。

那时茶叶品种按香型、等级划分，香型除了茉莉就是竺兰，绿茶很少且昂贵，济南人买的不多，就有济南人爱喝茉莉花茶之说，其实济南人也爱喝龙井、毛尖、碧螺春之类，只是那个凭票购买一切副食品的时代，普通市民的那点收入买不起那种高档的名茶。

茶叶要凭票购买，大概一个季度一人半斤。老茶客显然不够，有不喝茶的，就把茶票送人，获得赠票者感激不尽，想方设法出力报答。茶叶珍稀，茶店名贵，喝茶就是高档的生活享受了。你去拜访友人，一般人家会给你倒一碗白开水，以示尊

敬，倘若主人给你沏一杯茶，那就是敬重了。济南人的重礼都在茶上。有的人家就不分亲疏远近，凡上门的都是贵客。这些人家多有闲居在家的老人，准备一个半尺高的瓷茶壶，春秋冬三季，茶壶都被一只棉絮套子罩着，那是保温。早晨即把茶沏上，有客待客，没客自饮。茶杯洗得一尘不染，客人来了，掂起一只茶杯，一倾壶嘴就有了，不用现沏，省了许多麻烦。一壶茶喝一天，喝到晚上，水无茶色，就剩下意思了。客气过火了，也虚套，老济南人见面不管在哪里，打招呼就说，家去喝一碗吧？其实对方正急着赶火车，亦或急着上厕所。

同学的邻居是个老头，一辈子无儿无女，此人有三好：好茶，好烟好酒。一辈子的钱就买了这三样东西。他喝茶酽，一把茶叶

放到紫砂壶里，喝两遍就不喝了，让院里的孩子们喝，孩子们喝得直说苦。据说他那壶里养起了茶山，没有茶叶时，只把开水倒进去就能冲出茶来。孩子们就打趣他，说他肚子里茶山、酒根、烟袋油子什么都有。

渐渐地，工厂开始发放高温茶，缓解了茶叶的稀缺，工人们慷慨，暑热的夏天沏一大搪瓷缸子茶凉着，去干活，回来茶便放凉了，再喝，解渴又去暑。有爱沾小便宜的，自己不沏茶，专偷别人凉着的茶水喝，又怕别人嘴脏，于是专挑瓷缸子把手上方那一点地方。你也找那个地方，我也找那个地方，结果瓷缸子把手上方就是十几张嘴都去喝的地方！

我还是怀念着鸿祥茶庄，它是泉城的一朵茉莉花，枯萎了，放到茶叶里，依然芬芳。

